

老里八早

拉拉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,我中学毕业“上山下乡”去崇明农场,迎着春风到仔连队,对掰面个一切伙觉着新鲜。但过了几个月,就开始叫苦:平常个日脚垃田里做生活,来得个吃力;场休个辰光交关厌气,呒没趣味!还好,老农(知青勿谙农事,每个生产连队伙派有一个老农做顾问,相当于现在个技术总监)阿金伯夜里向一直到宿舍来,讲当地个各种笑话,大家听得邪气扎劲。

眼睛一眨,就到了国庆节前夕。掰日夜里向,阿金伯跑进宿舍对大家讲:“我决定跟侬一道欢度国庆节,多烧几只好吃个小菜,特别是蟹吃啥,喝趟崇明老白酒!”宿舍里八个人一听,伙拍手表示赞成。不过,大家马上就想到:阿拉每个月工钿只有十八块,拿钞票一记头伙用光,后头个日脚哪能过呢?阿金伯像煞晓得大家个心思,又补充几句:“东头个稻田提早成熟了,明朝早浪向侬跟我拿伊收割脱,就能弄到蟹;另外,大家只要再动动手,还可以‘变’出老多物事!”阿拉虽然有眼奇怪,但伙相信阿金伯肯定勿会吹牛皮。

文
朱少伟

第二天早浪向,大家到连队饭堂吃过早饭,就跟阿金伯来到东头个稻田。按照阿金伯个指点,阿拉两个人一组从四边往稻田当中割。我勿大理解:“割稻一般伙是大家拉同一边挥动镰刀个,今朝哪能搞成迭种腔调?”因为阿金伯是公认个做田里生活个“权威”,我勿敢发声,只好埋头挥动镰刀。快包抄到稻田当中个辰光,拉四边流动帮忙个阿金伯开了口:“掰歇,每边一个人继续割,另外一个人立辣海寻蟹!”我正有眼糊涂,突然发现脚下头有只蟹慢慢爬行,伊吐着白沫,挥着螯钳,摆出要“决一死战”个架势。迭个辰光,其他人也发出惊喜个叫声。到最后几棵水稻割倒脱,大家已经抓着四十多只蟹。阿金伯笑哈哈讲出秘密:迭片稻田一面贴牢河浜,一面是条沟,田埂浪布满蟹洞,蟹欢喜拉下半夜爬出来,到稻田里觅食;阿拉刚刚突然从四边进逼,伊拉只好伙朝当中逃,最后走投无路就成了“俘虏”。

阿拉围着装得满满个竹篓,正拉观察大大小小个蟹,阿金伯关照:“走,到旁边个河浜里摸蚌搭螺蛳。这种生活蛮便当,只要沿着河岸用双手朝水底摸就可以了。”果然,大家一歇歇就摸到半篮老壮个青壳螺蛳,还有勿少蛙。接下来,阿金伯用小船带大家撑到河浜当中,贴近一片绿油油个藤蔓,摘到了老多野菱。

快中午个辰光,阿拉带着自家动手准备个物事,走进了阿金伯个茅草棚。大家七手八脚忙起来,有个汰蟹,有个挖蚌肉,有个剪螺蛳屁股,有个剥野菱,真是开心得勿得了。

等大家恰好坐下来,望着台子浪向黄澄澄个面拖蟹搭红彤彤个煤蟹,还有油亮个炒螺蛳、香喷喷个咸瓜末炒菱角、像牛奶个蚌肉汤,伙胃口大开。阿金伯打开一小鬻自家做个崇明老白酒,拨每个人倒了一杯,于是大家举杯共同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!畅饮着甘醇个崇明老白酒,品尝着别有风味个菜,大家个笑声一串串飞出茅草棚……



本帮风味

早就听说自家做葡萄酒比买来个好吃,但因为呒没酒念头,也就作罢。自从去年有了一亩地农庄之后,好生服伺园内两棵葡萄树,搭架子,施肥料、浇水、锄草,待到初夏六月,一串串青颜色个葡萄挂拉棚顶,看拉眼里,喜拉心里。亲朋好友来得多,葡萄酒是普遍酒饮,于是,我想弄点新花头拨大家一个惊喜。

到了七月下旬,葡萄由青变紫,我萌发了自酿葡萄酒个想法,请教了一个老做酒个朋友具体步骤之后,我开始了掰个自种自酿葡萄酒个“纯绿色工程”:先将2只老酒鬻汰清爽,晾干;再拿下个葡萄酒告从邻近农家生态葡萄园买来个玫瑰葡萄总共约30斤,用自来水汰清爽,再用净水过一潜,铺拉干净个桌面浪任其阴干,勿能晒太阳,等葡萄晾干水渍之后,就可以正式请葡萄入鬻战。

葡萄入鬻之前,要以一比七

葡萄美酒自家酿

文 / 丁汀

个比例准备好白糖(一斤白糖:七斤葡萄),如要葡萄酒个口感再粘稠一点,就再备点敲碎个冰糖;如要葡萄酒含有玫瑰香气,则要按适当比例放点玫瑰葡萄。

自酿葡萄酒做得好勿好,关键拉葡萄告糖入鬻个手势,掰个活有点技术含量:我先拉鬻底铺一层葡萄,然后拉拉葡萄上均匀洒一层白糖(已掺和冰糖)。再一层葡萄,一层糖,以此类推。糖勿能洒得太多,太多会破坏酒个风味,太过粘稠个酒液勿就像葡萄糖浆了吗?也不利于时下患有糖尿病个人。当葡萄铺到鬻肚八分满个辰光,则可停止,留出2成空间,便于葡萄发酵后酒液渗出,勿至于潜出鬻口。最后,沿着鬻口套上一只干净、勿漏气个食品级塑料袋,再用绳子扎紧鬻口。掰能介,酿酒前个工序就算基本做好了。我一下子做了两鬻。

酒鬻要摆拉气温相对稳定个地方,譬如底楼地面,勿能有

大亨的恩人是套签王

文 / 沈寂 图 / 范生福、范思田



在菜场旁三角街的空地上和小学堂门口,总摆满各种小摊,其中最吸引孩子们的是“套藤圈”。

“套藤圈”摊主是在空地上从小到大,摆着一排排泥塑玩具,你给他一个铜板,给你

一个藤圈,三个铜板四个圈,要你在距离一丈之地,将藤圈朝泥娃娃套去,难得中了一个,孩子们高兴地捧回去,却被骗走四个铜板。

“套藤圈”赚钱不多,摊主另动大人脑筋,去“套签子”,手拿五根竹签,要你付一角钱将铜环套中签根红色的竹签上。套中加倍还钱,十套十不中。有一个老手叫陈世昌,被称“套签王”,他见大病后沦落街头的杜月笙,介绍他进青帮。后来成为大亨的杜月笙每月送陈世昌一笔报恩钱。

远开一眼

10年前碰到她,问为啥不开心,她讲:领导眼睛瞎掉了,我工作明明老好的,带的班全校升学率最高,可是升职称根本没有我的份!两个意大倒升了高级,我直到今天还是老中级。

5年前碰着她,问为啥不开心,她讲:爷娘眼睛瞎掉了,我这样孝顺他们,天天把儿子攢在一边,先帮他们把菜买好把饭烧好,多少年啊!啥人晓得这趟老屋动迁,根本没有我的份,阿弟阿妹倒各人拿了一套!

一年前碰到她,问为啥不开心,她讲:我自家眼睛瞎掉了,房子让给儿子结婚,现在出毛病了:媳妇闹离婚,要抚养费不算,还要拿一半房子。你讲讲看,世界上有这样横蛮的小女人吗?

上星期碰到她,她倒是笑嘻嘻的,蛮开心。我问为啥,她讲:老彭啊,我总算大彻大悟了哇。多少年来不开心、不开心,上月居然查出生病了!现在好了,开刀开清爽了,人也想穿了,医生讲,开心的长寿,不开心的容易生病,今后啊,我就要开心,就是穷,也要穷开心!这道理并不深奥,但真正弄懂它,要花大半辈子。

文
彭瑞高

沪语童谣

上海介许多博物馆

创作 / 王海云

今朝上海天气好,蓝天白云心情爽。东也勿讲、西也勿讲,翻开上海新地图,查查多少博物馆:

人民广场零地标,有个上海博物馆;延安东路河南路,上海自然博物馆;澳门路、昌化路,上海纺织博物馆;苏州河边四川路,上海邮政博物馆;天目东路康乐路,上海铁路博物馆;枫林路、零陵路,上海昆虫博物馆;芷江中路宝昌路,上海眼镜博物馆;瑞金南路瞿溪路,上海公安博物馆;长阳路、通北路,上海烟草博物馆;浦东大道乳山路,上海银行博物馆;

哟!多是多得来勿得了,让我再吸一口气。

黄浦江流到吴淞口,海军上海博物馆;安亭上海汽车城,上海汽车博物馆;水丰路、舒兰路,上海印刷博物馆;中山西路长宁路,上海消防博物馆;清源环路恒仁路,中国武术博物馆;高安路、康平路,东方乐器博物馆;中山南路鲁班路,江南造船博物馆;宋园路、虹桥路,上海儿童博物馆;长江西路钢四路,上海玻璃博物馆;闵行区、浦江镇,上海航天博物馆。

介许多个博物馆!看来看去头颈酸,数来数去嘴巴干。回去吃碗人参汤,补补中气晒一觉。明朝接牢子朝下看!

赎药、煎药、药罐头

文图 / 阿仁



药膏来解决问题了。

药”,只讲“煎药”。假使要煮成更浓个膏药,就叫成“熬药”。虽然代客煎药熬药伙要收点费用,但价钿勿会太大,普通人家伙承担得起。老里八早个药材店里还会有中医个医生,号称“坐堂郎中”。后来上海个大医院里开出了中医科,还开出了中医医院,私人行医就行勿通,关脱了。开药材店个杂家多半伙懂得点医道。就是店堂里个老伙计由于天天读方子称药、配药,也就能为小毛病个老顾客或者周围个邻里出点吃药个点子来。所以街面浪、弄堂里个熟人有闪了腰、伤了筋个,小小因有发了痧、生了疖子个就懒得跑医院,就到药材店里去买点药、买点

闲话闲画

上海人称西药店为药房,称中药店为药材店。当然,对于大名鼎鼎个中药店就直呼其名了:“徐重道”、“童涵春”。旧上海个中药店勿勿少,后来都公私合营了,但老个店名基本浪都得以保留。我老房子弄堂口个一甲中药店双开间门面,大号就叫“大德生”。

药材店中式装修。店门居中,上悬横匾,黑地金字,由名家书写店名,还以一方红印点缀。店堂里两厢伙是曲尺柜台。柜台后面是一排高柜,由几十只大小等同个抽屉组合。抽屉里便是各式各样个中药材,飘出各种各样个香味。掰使药材店有一种安定感觉,还有一丝神秘色彩。店堂里还会有一堂或者半堂红木家具供顾客小坐。要晓得抓药配方辣中药店伙决勿会急就章。等勿及个朋友可以留下方子,到药材店打样之前来取。

北方人叫抓药,上海人叫赎药。我呒没研究出啥个成果,为啥道理中药一定要讲成赎药。赎,当铺里个专业闲话。我有点疑心这“赎”字是否有继续个意思。吃中药来医病、调理总归要有一长段辰光。续,接连不断是也。药材店不但卖药配方,还可以代客煎药熬药。店堂个后面就生着交关煤球炉子、煤饼炉子,用来为病家煮药。上海闲话里呒没“煮药”、“烧